

忆往昔

□ 赵韩德

文雅的卞君有件宝贝,如影随身,一枚尺八箫。读其《尺八赋》,心动,为之一震:“吾大唐竹节,根深枝繁。尺八,竹器之吹管也。俯仰旋转吹口处,疾徐弱强气息间……接天雷之巨响,抚地气之微吟……”尺八声中,想起苏曼殊《本事诗》:“春雨楼头尺八箫,何时归看浙江潮……”卞君还喜欢打乒乓,我们又成了球友。这些,顿时唤起我遥远的记忆——中学学友、同样爱打乒乓爱音乐的黄苗苗,你在哪里?

20世纪60年代那段困难时期,国家困难,家庭困难,学校也困难。那时我读初中,学校风雨操场里的乒乓球桌,是校工老木匠做的。白木,不上油漆,高低宽窄谈不上很标准,能在上面打球我们就很开心了。外面还有几个露天水泥乒乓球台,球打上去声音滴滴答答的,难受得很。它们有个共同点,就是都没球网,得用砖块,或搁支竹竿。每次打球,我们眼巴巴地盼高一甲班的黄苗苗快来。苗苗阔气,他爸爸给他买了一副球网,每天上学时书包重而凸出,很凡尔赛地带进带出。苗苗一到,我们就恨不得扑过去抢他的书包。他缓缓一笑,早有准备,从

可爱爱乐人

腋下拿出夹着的球网,轻轻放在白木球桌上。球打得好、校队主力、办事最耐心稳妥的谷雨,拿起一端,我们殷勤地支起另一端,小心地张紧球网。装妥,苗苗拿出乒乓球板,量下高度,点点头,示意认可。擂台赛即开始。规则是攻擂的“小王”只有一分,守擂的“大王”有两分。苗苗从来不因自己贡献了球网而插队而优先,球员们也从来不因苗苗贡献了球网而让球,气氛好极了。谷雨常常将辛苦打下的擂主位让给苗苗,自己乖乖地再到边上排队。

苗苗的头发软软黄黄,脸上总是和善的微笑。他给我的震惊,不是球网不是球技,平时谦虚少言的他竟极能唱歌,唱得不可思议的好听。清晰地记得,当时,我读初一,坐在全校歌咏比赛的会场里,看到高一甲班队列整齐地上阵,全体白衬衫蓝裤子。黄苗苗舍我其谁般地精神昂扬,目光越过我们头顶,走到舞台前,担任领唱。我几乎认不出他了。

我是个唱歌就走音跑调的人,虽熟识简谱上的阿拉伯数字,可无法在瞬间把它们翻译成音调来哼哼。更不用说五线谱了,上面的黑蝌蚪简直像停在电线上的麻雀,随时会飞。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音乐和音乐人的喜爱。苗苗震惊了我。高一甲班的参赛歌曲,是无伴

奏评弹合唱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。

“我——失——骄——杨——”激越昂扬、穿云裂石的苏州方言清唱,穿透了大礼堂寂静庄严的气氛,跳进人心,血脉震动。“——君——失——柳——……”男女生伴唱沉雷滚滚般予以烘托。“杨柳轻飏——直上——重霄九……”又是黄苗苗清亮高亢的评弹唱腔。合唱结束时,全场无声,过了几秒钟,大家醒过来似的疯狂鼓掌,震动屋梁。

苗苗的《蝶恋花》,让我几天都沉迷于激动而不能自拔。我问谷雨,苗苗是怎么练出来的?原来苗苗爸是位经常漂洋过海的国际海员,特地花钱给儿子买了一台电唱机,让他专心学唱余红仙的评弹名篇。甲班的歌手们放学就去听。一支尺八,一台电唱机,融入生命。



春风解绿江南树

(中国画) 恽惟铭 作

住房的变迁

□ 陈祖龙

我与妻子1978年结婚时,没有住房,硬是在父母的一间住房中用纤维板隔出8个平方米作为婚房。一年后女儿出世,三人挤在135厘米宽的床上。女儿渐渐长大,妻用铰链在床边拼接了一块铺板,135厘米宽的床变成160厘米宽的床。如此又勉强睡了几年。女儿上小学后,三人再挤在一张床上实在不像话,妻去买了折叠式钢丝床,夜里搭白天拆,总算勉强解决了一家3口的睡觉问题。只是入夜睡下后,房间中委实是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。半夜起来方便更要小心翼翼——不能碰到家具发出响声,不要撞上钢丝床吵醒女儿。

1990年,单位分我一间煤卫独用的15平方米一室户公房。我将阳台用铝合金窗封掉。阳台上除搁置女儿的钢丝床外,还做了一排小书橱,放了一张写字台。至今我清楚地记得,搬家那天女儿真叫快乐,满地满房间的纸板箱杂物她置之不理,只顾把自己的书籍学习用品分门别类放入书橱写字台——可怜的她,熬到初中一年级,总算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——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阳台。

1997年,我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,单位分我一套两室一厅住房。已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女儿总算真正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。搬入新居整理完杂物的当晚,我与妻久久对视,露出幸福的微笑:这辈子知足了!

然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!2001年女儿结婚,买了宽敞的三室一厅住房。她原先的房间成了我的书房兼卧室。有时我读书写作晚了,为不打搅睡熟的

妻子,就在这房间睡下。我与妻一人拥有一间房,还有待客用餐的客厅。

如今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的女儿女婿早已还清了房贷。手头有了积蓄的他们前不久又买了第二套住房给儿子。哇,从三人一张床到一代人拥有一套房,这样的好日子,我真是在睡梦中都会笑出声来!

快人快语

□ 高军

退休后,每天看看手机、刷刷视频、烧烧饭、做做家务,时间悄无声息,一天似乎很忙,一天似乎又很闲。“我的时间我做主”之时,竟然是这般情景?

一次,我吃着零食“刷刷”竟然忘记吃饭。一天,我站在镜子前,看到无所事事,蓬头垢面的自己,心中不免一惊,这怎么能行?是时间要做出变化了!要做点自己感兴趣、喜欢的事情,要让在家的无趣,能有计划地运作起来,我的退休生活才能真正地改变。

琢磨了很久,决定先从生活中普通的一天开始——做感兴趣的事,如同寻找一片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,充满了喜悦与惬意。过去的“小确幸”冒了出来,喜欢这个,喜欢那个,手机摄影、剪纸、中国画、手工……哦,原来心底的喜欢是这样的丰富,涌起的爱好是这样多样,内心常常纠结该做什么。

生活小清单

要积极寻找解决的方式。一次,我要做的事太多,害怕记不住就写在纸上,事情结束,一长串的事被我一件一件勾去。真是个好办法!抵御了我记忆变差的烦恼,且在有限的时间里,做了更多的事。

清单可长:这段时间想干成什么事?想画什么画?有什么阅读计划?想教小外孙什么功课?清单可短:中午烧个什么菜?下午需要外出买点什么东西?不知不觉,毫无章法的小日子,发生了逆转。

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,我在便笺纸上,随手列个“小清单”,安排当天干点什么事;晚上,再看看自己完成了什么事。年龄渐增,记忆减退,列清单,让我在有限时间里“挤”进了更多有价值的事,真的是一个令人活力满满的“小妙招”。

列生活的小清单,让生活的节奏,由自己安排。在退休后天天休闲的日子里,找到自己独有的那一份韵律。

□ 董月光

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,六十年代末,毕业生必须经过劳动锻炼。我和班里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一家大工厂。在那里,遇见了我人生的第一位师傅——冯师傅,她身材矮小,慈眉善目。

冯师傅告诉我进车间一定要注意安全,一边把我的头发全塞进帽子里,让我戴上袖套;一边帮我穿上长长过膝的围裙。那眼神,活像我妈。

她跟我说,我们是冲剪车间,是个危险的工种,好几位师傅的手指都曾被机器压断。缺失手指的手,看着很是恐怖。我不敢直视冯师傅的手,即便戴了手套,我也不敢,因为她也受过伤。

超级高大的厂房,车间里到处堆满了矽钢片,我们的任务是将成摞的矽钢片搬到师傅的身边,师傅们则将一张张矽钢片,用铡刀裁剪成需要的尺寸。当机器开始运转时,坚硬的矽钢片被送入铡刀口,刀起刀落,好似豆腐被切割得整整齐齐。

她再三关照我,不准上机器,不许碰机器。还有搬矽钢片时,要小心被割破手。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上中班,实在太无聊,趁师傅上洗手间,我跃跃欲试,虽然惧怕,我还是斗胆按了电钮,机器启动了,心却狂跳不止。抖抖豁豁刚摆上一张矽钢片,瞬间贼亮贼亮的铡刀就落下来了。我眼睛的余光,瞥见师傅那张被惊着了惨白的脸,她轻声喝道:“小董……”我扭头望着师傅,害怕极了。

冯师傅虽然言语不多,但是我觉得她很温暖。一次,过节了,车间需要有人出黑板报。她鼓励我:“小董,你去试试吧?”我仰望望着离地一人多高的黑板,需要登上桌子才能够得着。再者,我这个仅在学校出过墙报,只能画些小花小草的水准能行吗?

“师傅,这活儿怎么办?”我很心疼体弱的冯师傅,她竭力撵撵我说:“你去吧,去吧,我自己可以的。”她暖暖的笑容,让我记得人世间里朴实的感情、质朴的语言,是能够带给人勇气与智慧的。

我事先写好稿件,接着爬上桌子,踮起脚尖,在一面墙大的黑板上先用严谨厚实的宋体写了题目,又在黑板报的右下角,用彩色粉笔画了几朵盛开的牡丹,衬了几大片绿叶,外加一只展翅欲飞的花蝴蝶。红红绿绿的,貌似还挺热闹。

没料到,几天后,就因为这期黑板报,我居然被调到厂部办公室去办小报了。

……我们结束劳动锻炼时,车间几位师傅凑钱买了几个日记本,红漆封面,厚厚的。我轻轻地摩挲着,上款是董月光留念,下款我记得有好几位师傅的名字,其中有冯师傅的名字。因为那个年头,几块钱,是很了不起的一笔数字。这本珍贵的日记本,后来陪伴着我辗转大江南北,上面有我的读书笔记、抄写的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、名人名言……

大半辈子搬家十六次,这本纪念册不知何时丢失在哪里了,我痛心不已。可是冯师傅,我记了半个多世纪。感恩她让我成了一个自信的人。

我的师傅

